

随 笔

3

2003年 第3期

要目

冯骥才\长江·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

舒展\霞光在天

刘粹\诗在你在
——接父亲回家

邵燕祥\灾难的记忆

李国文\高青丘之死

总第 146 期



冯骥才 像

陈 振 国 \ 画

冯 骥 才 \ 文

我们在努力地把所见所闻,用笔录、用照片、用录像带忠实而完整地记录下来。因为我们是农耕社会的原生态年画临终时的见证人。我们有责任使后人知道历史的音容笑貌。

封面题字：茅 盾



ESSAY 随 笔

2003 年第三期 总第 146 期

主 编 杜渐坤

副主编 麦 婵

编辑部主任 海 帆

技 术 编 辑 岑 宇 峻

平 面 设 计 苏 家 杰

目 录

冯骥才 \ 长江，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外一篇) \ 4

于光远 \ 随笔者自由之笔也 \ 11

邵燕祥 \ 灾难的记忆 \ 13

鄢烈山 \ 我们这些人的幸与不幸(外一篇) \ 19

王学泰 \ 说尊严 \ 30

乐 朋 \ 女巨贪“语录”点评 \ 40

阎 纲 \ 编辑家巴金 \ 44

朱 正 \ 两面之缘 \ 52

刘 粹 \ 诗在你在 \ 59

——接父亲回家

牧 惠 \ 尴尬的高尔基 \ 66

于闽梅 \ 理性之下的杀与被杀 \ 73

——读《现代性与大屠杀》

袁 晞 \ 见证历史的书评 \ 81

卞毓方 \ 爱因斯坦的脑瓜并不太笨 \ 86

喻 晓 \ 叶文福和他的《东湖散》 \ 91

梅 洁 \ 女人：爱就爱得傻一点 \ 97

ESSAY

向继东 \ 读《新华日报的回忆》 \ 103
谢 泳 \ 读《北京平民教育之现状》 \ 107

李国文 \ 高青丘之死 \ 111

谢 冕 \ 在汤阴谒岳飞庙(外一篇) \ 123
鲍鹏山 \ 孟子的逻辑(二) \ 128
吴克敬 \ 阅碑小识 \ 135

舒 展 文 丁 聪 方 成 图 \ 霞光在天(外一篇) \ 149

[法]古斯塔夫·勒庞 \ 补白
文艺群星选载之一一九 \ 冯骥才 封二
冯骥才 文 陈振国 画
刘筱元 \ 速写 \ 封三
李公明 \ 当代艺术选介(之三) \ 封底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本刊因人力有限，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本刊由各地邮局(所)征订、零售。

长江，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

(外一篇)

冯骥才

大坝已然筑成，长江蓄水在即。水位一旦升高，山川骤然大变。亘古以来，一切景观及传说即刻化为乌有，三峡也将不复存在；随之而来，却是一片全新的风景奇观出现在眼前。现在，我们谁也无法预想出这风光到底是何模样。但可以肯定，在升高到 170 米的水面上，那些最终没有淹没的山头峰顶，一定是千奇百怪，延绵千里，蔚为壮观。这是 21 世纪中国人“人造”的景观。世界上绝无仅有，人类史上也绝无仅有。而且这突如其来的景观没有人文历史，没有民间传说，连名字也没有。

于是——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想，首先是沿江各省各市各县，先派出一拨拨人，乘着大船小船，把自己境内所拥有的一些浮岛式的山头进行考察。伴随考察，自然还有游览、探奇，照相。

现在人们的经济头脑都非常发达。马上就会发现这些浮岛和山头，是天赐的旅游胜地，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是发财致富的绝好良机。这机会就看谁先抓在手里了。很快，

整条长江就进入一个旅游开发的热潮。想想看，一千多公里的新天地，会有多么巨大的旅游吸引力。没来过长江的人要来看，以前来过长江的人现在更要看。

于是，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给这些“新出生”的岛屿山头起名字。中国人大体属于形象思维的。喜欢像什么叫什么。于是“马头山”、“佛头山”、“奶头山”、“元宝山”，还有“棒槌岛”、“葫芦岛”、“母子岛”、“蓬莱仙岛”等等就全来了，说不定还会冒出一个“英伦三岛”呢。名字一定，就要邀请书法界名流或各级领导题写山名，不管写得好看还是写得赖，名人有名就行，领导高兴就好。随即凿刻于绝壁，字愈大愈突出，描上红漆更显眼，显眼就能招引游人。很快这些水上奇峰有如大小商厦，带着花花绿绿的“广告”耸立在江面上。

依照现在旅游开发的速度，马上上马，说干就干。各种开发公司一拥而来。为了给这些野山野岭增加情趣，便大力制造“人文景点”。盖寺修塔，安佛立神；开山凿洞，设危造险。于是，一准会出现什么“神仙洞”、“一线天”、“飞来石”、“八步险”，还有“长江第一险”、“长江第一怪”、“华夏第一奇”。商家用语，言必“第一”。当然，还要请些文人，编造一些“民间故事”做为这些人造景点的依托。反正现在的旅游故事大多是伪民间文学。上述并非我凭空想出来的。单说长江的丰都鬼城不就是这一套吗？

为了旅游设施的配套，各种硬件设施一定也会大干快上。旅舍，餐馆，度假村，商业化的“明清老街”等等，一准全都会出现在这些荒山野岭上。想想看，我们连现成城市的个性都把握不准，谁去管这些“景点”所在地方的历史文脉。毋须多久，那种廉价的、享乐主义的现代建筑、粗糙的仿古建筑、舶来的小洋楼便会拔地而起。而且中国人喜欢求同，相互仿效，

商品时代又是什么流行干什么，很快——一条江上的模样差不多。

我们将这样地“创造”出神州大地上最大的人文景观。也是一种现代人文。粗鄙的！浅露的！娱乐化的！商业化的！

我们将把一条具有七千年历史的积淀深厚而迷人的长江，改变为一条浅薄的、庸俗的、旅游化的长江。我们真的会这样吗？

不要以为我坐在书桌前，胡思乱想，杞人忧天。只要我们将到全国各地转转，看看当今“下边”是怎样开发旅游的，怎样胡乱地改造旅游资源——无论是历史人文资源还是大自然资源，我们就会深深地为长江担忧。

倘若如此，则必是一个文化灾难！

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使我心释然。因为对于“新长江”还没有一个文化法规。我们对未来的长江还没有任何文化设想。谁说可以阻止或避免我上述那种文化灾难的出现？

南乡问画记

几天来天阴沉着脸。今晨车子驶出杨柳青镇，忽然飘下雪来。雪花小且密，沙沙地拍打车窗，窗外景物立时变得一片模糊。待进入炒米店一带，地上已经均匀地涂了一层冰冷的白。更显出这昔时画乡今日之寥廓。一时，我们车上“杨柳青年画抢救小组”的诸位成员，都陷入了一种历史的茫然。

在一百年前，杨柳青镇骄傲地做为闻名天下的画乡时，这镇南三十六村（亦称南乡）乃是镇上大大小小的画店或版印或手绘的加工基地。所有农人几乎都画一手好画。每个家庭都是“婆领媳做”的手工作坊。人们所说“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就是指这南乡而言。当年这南乡年画的集散地炒米店村，专事营销年画的店铺竟达到一百多家，可见气势之盛！然而这

曾经草绿花红的“神奇的土地”因何渐变得荒芜了？

近年来我几次到南乡考察寻访民间画师。一次在张窝，居然连个艺人的身影儿也没见到，无功而返；一次在房子庄子找到了方荫枫老人，他精于手绘神像，笔下极具民间的味道，可惜他的兴趣早已转向中国画。去年在较为边远而地势低洼的宫庄子，访到一位民间画师王学勤。他农忙务农，农闲作画，主要是半印半绘津南一带的年俗画“缸鱼”。他有一个小小院落，养一头驴，还有一间很小的“画坊”。四壁全是作画时来回掀动的画板（俗称“门子”）；每个门子正反两面各贴一张鲜活肥大的红鲤鱼。画师就坐在这五彩缤纷的“缸鱼”中间。其情其景，十分动人。为此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探访缸鱼》。

然而我想，南乡决不止于王学勤一人！其他的艺人藏在哪里？

今年我们中国民协发动全国的木版年画抢救，我下了决心，要对南乡三十六村做一次彻底的考察了。我曾读到张茂之先生的《杨柳青南三十六村画业兴衰小记》。他做过一次很重要的田野调查。时间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他的记录南乡的画工已是寥寥无多。但时间又过十余年，如今民间画工到底还有几人？他们以怎样的状态存在？留下多少物质或非物质的遗产？搞清家底和理清遗产是我们这代人的文化责任。我们要对南乡做一次拉网式调查。一网打尽，一清到底。

在阴冷的天气里，我们串入一个个大雪蒙盖着的寒村。有时真是冷得连麻雀也见不到。

这一次我们自然要先去看望那位画缸鱼的王学勤。谁料到一见面王学勤就齜着牙，笑嘻嘻对我说：“老冯，你那篇文章叫我快成名人了。”原来我去年那篇《探访缸鱼》到处转载，给他招惹来不少的“热闹”。一年里引得不少记者、年画爱好者和收藏家去拜访他。但农民不是歌星影星，不会炒作自己。

他还是习惯地穿着好几层褂子。使我想起巴尔扎克在《邦斯舅舅》提到执政时期的人们爱穿五层背心的典故。“五层背心”是法国贵族的一种时尚，用来炫耀富有。王学勤则是由于在“画坊”里干活实在太冷，必须多穿几件衣服。

他依然延续着农耕时代年画艺人的方式生活。秋收后便备纸调色，开始印画。到了腊月，把画好的画儿一半批发给河北省各地年画的贩子，一半捆在自行车后，去到静海、独流、唐官屯等地的集上摆个小摊儿，一边吆喝一边卖画。照例还是价钱极廉，一块钱两张，说实话只是“功夫钱”。想想看，谁会把他这朴拙又浓艳的“缸鱼”当做一种纯粹又珍罕的民间艺术呢？而年画不是从来都是用过之后，一扯了事吗？即使在农耕社会迅速瓦解的今天，谁又把民间的文化当做一种精神遗产了？且不管这些，我们约请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把这位民间画工卖画的全过程都记录下来。

尽管在周李庄、薛庄子、阎庄子等地，我们都是一无所获，但是在古佛寺却访得一位老画师董玉成。当老画师把他的画样拿出一瞧，竟然是十年前我在杨柳青镇年画摊上买到的那几种仅有的纯民间制作的“半手绘”的木版年画。这几年来已经买不到，谁想到竟在这里撞上。既有《双枪陆文龙》和《大破天门阵》等戏出年画，也有《合家欢乐过新年》等民俗年画。其中一种《大年初二回娘家》，还是首次见到。虽然都是阔笔写意的“粗货”，却是地道的原汁原味的农耕社会的产物。董玉成在古佛寺生活至少三代，全是农人；手中的画艺却是代代相传。他宽肩阔胸，腰板硬朗，一看便是干庄稼活的好手。待细一问，已然七十八岁。他以往年年都画，今年却停了笔，画不动了。后辈人有的干副业，有的当工人，无人能画。民间的文化若无传承，辄必中断。这些画样不就是农耕年画大书上最后的一页了么？

坐在车子上，我的心急于穿过迷蒙的雪雾，从前边那个小小的村落——南赵庄，去寻找一位名叫杨立仁的民间艺人。据知，这杨家在清代光绪年间开设的“义成永”画铺，曾经名噪南乡。杨立仁在民国中期承继父业，但这至少是一甲子之前的事。“义成永”久已不存，杨立仁画业何在？

可是走进杨立仁老人的小房，掀开靠西一间屋的门帘，我感到自己的眼睛一亮。里边居然还支着画案，放着老版、棕刷、墨碗、色盘、粉枕纸。墨的味道混在寒冷的空气里。一叠印好的花花绿绿的“灶王”放在一边。与老人一谈，他竟止不住地大话当年。他说起六十年前的“义成永”，单是刷版的店工就是二十几号人，一人一天刷印一令纸（1000张画）。“义成永”只印不画，然后把这些“画坯子”拿给全村人去绘制。那时无论男女老少，人人拿笔就画。当他说到北京城门上贴的八尺的巨型门神都出自他们杨家，他们南赵庄。自豪之情在他苍老的声音中响亮地跳动着。

他家传的古版曾经满满堆了三间屋。却几乎完全毁于“文革”。多亏他冒着危险将几套灶王和一块印供花的八仙老版，藏在干燥的灶膛内，才躲过劫难，留到今天。我看其中一套“独灶”（没有灶王奶奶的灶王爷），线刻很精，流畅生动；线版之外，还有红、黄、橙、绿、紫五色的套版。这应是清代中晚期的古版。老人说，现在腊月廿三祭灶的风俗正在渐渐消失。灶王也不好卖。这两年老人年年印几百张，并不为了卖，他说：只是过一过手瘾罢了！

由此我强烈地感受到南乡——这个曾经花团锦簇的年画产地，如今已经彻底的步入灭绝。这是由农耕文明向着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无情地决定的。

我们终于可以做出结论，农耕形态的应用性的杨柳青年画已经终结。由此更感到我们正在进行的这种终结性的普查与记

录的重要。我们在努力地把所见所闻，用笔录、用照片、用录像带忠实而完整地记录下来。因为我们是农耕社会的原生态年画临终时的见证人。我们有责任使后人知道历史的音容笑貌。

癸未春节

民主的含义

在拉丁民族看来，“民主”更多地是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国家在日甚一日地支配着一切，集权、垄断并制造一切。不管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还是保皇派，一切党派一概求助于国家。而在盎格鲁-萨克逊地区，尤其是在美国，“民主”一词却是指个人意志的有力发展，国家要尽可能服从这一发展，除

了政策、军队和外交关系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同一个词，在一个民族是指个人意志和自主权的从属性以及国家的优势，而在另一个民族，却是指个人意志的超常发展和国家的彻底服从。

——摘自〔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随笔者自由之笔也

于光远

本月九日去珠海，十日到宝安福永机场，在福永想起它的吸引香港居民到本镇购买房地产的事，我就想起福永的竞争对手樟木头。从樟木头又想起樟木头的一个管理区，曾经资助过《随笔》，并且在北京请《随笔》的作者开过一个座谈会。接着我又想起那天，会前要每个人当场写一句话。我想起我写的就是“随笔者自由之笔也”。现在我就用这八个字来做这篇文章的题目。如果有人问我怎么会想到用这个题目做文章，直接的经过就是这一连串的“想起”。

当然思想深处是越来越喜爱自由，很像我现在的思想状况，同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同志们进行思想交流。我今天决定写这篇文章是希望发表出来的。不发表出来就达不到我的目的。当然我也不想给自己、给编者惹麻烦，必须把脑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能够不说的话就不说，只说我必须讲的话——如果这些话也不说，我写这篇文章就成了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了。

现在人们不是很喜欢讲创新这两个字吗？无论创新还是创

旧都是创造(“创旧”是我两年前创造出来的新名词。我不想在这里多写。这倒不是怕惹事,而是怕节外生枝,妨碍直奔主题)。主题就是创造。而自由是创造的前提。直奔到创造,也就是直奔到我酷爱的自由。“创造”和“自由”,或者“自由”和“创造”是通向新社会高速铁路的一个大站,到了这一站,前面便是人们企望的新世界。

“自由是创造的前提”这话不是我先说出来的,而是马克思的名言。我想在这里不妨请同志们重温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即他们阐述共产党人的纲领目标的那个部分的“最后一言”,是“代替存在那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话,讲得多么精辟!自由发展当然要求发展自由,反对一切妨碍自由发展的思想和行为。

在这一节前的那个自然段的最后一句,我认为也值得注意。这句话是,“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这一句话说的是取代旧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产者的内部应该是自由的,否则就不能联合为阶级,而取代旧社会的那个联合体无非是无产者内部自由联合的发展。(注意:这段话中的“消灭”都是扬弃的误译。)

我毕竟是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写到最后就引经据典起来了。但是作为自由之笔的随笔应该允许这么写罢。

灾难的记忆

邵燕祥

读赵园《记忆洪水》一文，引起我对洪水的记忆。
我平生没有经历过洪水，但记忆里深藏着对洪水的恐怖。
儿时挂在嘴边上一首歌谣：

云彩往南——划小船。
云彩往北——发大水。
云彩往东——刮大风。
云彩往西——王母娘娘穿蓑衣。

平时翘首看云，念叨着挺好玩。下雨下久了，盼望晴天，雨住了，只有刮西风，“云彩往东”，才能云散天开。不然雨会接着下；就怕“发大水”。

1939年7月，听家里大人纷纷说天津发大水了，房子淹到水里，死了多少多少人……不知为什么我以为天津在西北方向——“早看东南，晚看西北”，傍晚西北天上若阴沉着，明天必是阴雨。

这年暑假后我上了小学，很久很久，每逢雨天，我就望着西北的浓重的乌云，担心大水从那个方向——“天津方向”冲泻下来。

少年时读书，《西门豹治邺》、《童女斩蛇》的故事，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的经典，陆续充实了我对洪水的想象，但都没有像天津“发大水”这件事给我造成的恐怖之深。

1958年我在津浦线北段一个叫姜庄子的地方劳动，那里地势较高，老乡笑谈：“大水没脖儿，姜庄子正得儿。”该是许久没发大水，淡忘了水灾的惨痛，时过境迁的风凉话，未必就丧失了对周围乡亲遭灾的同情。五年以后，1963年夏天，一场大水把铁路东西两边都淹了，包括姜庄子。妻子在上海娘家生了甜甜，因铁路线被冲，超了产假，恢复通车立即北上，车行很慢，两边都还汪洋一片。后来我听说姜庄子没有伤着人，房屋都是灾后新盖的。旧物留下的只剩庄西老坟地的五棵上年纪的松树了。

我想人类也就是这样经历过一次次的灾难，一次次地重新开始，这样延续下来的。

70年代初，我到河南淮阳干校。淮阳为古陈州，包拯“陈州放粮”于此，至少从宋代起就是个穷地方。而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放水，淹没了整整八个县。水退地面淤高八尺，我们初到时，光脚走在乡村路上，不用怕踩着砖头瓦块玻璃碴子。也许因为这次放水，是以阻截日本鬼子的名义，似乎竟可免受谴责。

我在干校住了四年，妻子接着下淮阳，她就赶上1975年那次水库崩坝造成的洪水。据她回忆，当时干校也紧张了一阵，后来听说上级政府决心“保工业区”，可能指漯河、许昌、驻马店几市，铁路以东的淮阳也就解除了警报。

这样重大灾害的消息，当时是不上报的。小道传到我耳

边，已在事后。我得知淮阳没事，也就放了心，不再追问那场洪水造成多少人死伤，多少家庭以至村庄灭绝。也许真的因为相信“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意无意把一个个的个体生命的消失只看成了统计表上的一个小小数字。也真的证明，人和人的灵魂是不相通的吧。

而今天，我从赵园文中读到对1975年那次洪水的记忆，引自潘家铮院士《千秋功罪话水坝》（清华大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有关叙述较长，我还是移录于下，给像我一样非专业读者，我们找潘家铮院士原著来读的机会是不多的：

……到（1975年8月）7日21时，确山、泌阳已有七座小水库垮坝，22时，中型水库竹沟水库垮坝。此时，板桥水库大坝上一片混乱，暴雨柱儿砸得人们睁不开眼，相隔几步说话就无法听清。大批水库职工、家属被转移到附近高地，飘荡着的哭声、喊声和惊叫声在暴雨中交奏出惨烈的乐章。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洪水一寸寸地上涨，淹到自己的脚面、脚踝、膝部……上涨的库水迅速平坝，爬上防浪墙……水库职工还在设法抵抗，有人甚至搬来办公室的书柜，试图挡上防浪墙上被撕裂扩大的缺口……一位忠实的职工在暴雨中用斧子凿树，欲留下洪水水位的痕印……

突然，一道闪电，紧接着是一串炸耳的惊雷，接着万籁俱寂。暴雨骤然停止——夜幕中竟然出现闪烁的星斗，有人惊叫一声：“水落了！”

刚才还在汹涌上涨的洪水，突然间就“哗”的回落下去，速度之快使所有的人瞠目结舌，只有内行的人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那座刚才还如一只巨大气球似的水库，在方才霹雳声中突然萎缩——6亿立方米的库水令人惊恐地滚滚下泄。板桥铁壳坝终于在8日凌晨1时崩溃。